

国学一本通

品儒家之精粹

彩图全解

扬性善之美德



【原著】孟子 【译评】王立民

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心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孟母断机教子
都孟树之安也。就孟母具金近墓孟子之少也。嬉戏为聚朋之事。非吾所以居也。孟子乃士金市博其嬉戏。为曾人所责之事。孟子也。覆境金舍官之僚。其嬉戏乃设俎豆。孟母曰。古之立臺雅既學而降。孟母方織。問曰學所至矣。孟子曰。自着子縕而聞其故。孟母曰。子之廢學。始吾術斬棘也。大君子學則安寧。勤則遠害。今而廢之。是不免於廢絆而無以繼子中道。廢而不居。寒縕衣其大子。而表不之程。全其女。則窮。孟子則為廢。徒其孟子縕。且勤學不息。師事子思。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。余詩云。後妹者子。何以成此。此陽城治罪見。既濟生畫於西子湖。諸暨。



B222.5/16

2009

国学一本通

孟子

孟子◎原著 王立民◎译评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子/(战国)孟子原著·王立民译评·—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9.4

(国学一本通/徐潜主编)

ISBN 978-7-80702-923-6

I. 孟… II. ①孟… ②王… III. ①儒家 ②孟子—注释 ③孟子—译文

IV. B 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8144号



国学一本通



孟子

出版人/徐 潜

出版发行/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 www.jlws.com.cn

主编/徐 潜

原著/孟 子

译评/王立民

项目负责/王尔立

责任编辑/王尔立 崔博华

责任校对/李洁华

装帧设计/李岩冰 刘纯青 董晓丽

印刷/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/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720mm×1000mm 1/16

字数/280千字

印张/14

书号/ISBN 978-7-80702-923-6

定价/19.80元

前言

在中国，“孟母三迁”、“孟母断机杼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。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真是没有白费心思，她的儿子孟轲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久享盛誉，与儒学始祖孔子一道被称为“孔孟”，孟子本人也被尊为“亚圣”。在《孟子》这部近三万五千字的著作中，作者构建了完整、庞大的孟学体系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学者把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条分缕析，或以注疏、章旨形式，或以旁通、体认等名目，指出孟学所蕴涵的价值。总起来看，《孟子》七篇是中国古代政治学、伦理学、哲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乃至美学的经典，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。而这部百科全书立论的根本点则是孟子的人性善观点，作为孟学核心的仁政思想也是由此而阐发出来的。全书讨论的内容无一不围绕着人性、人伦、人道、人格。一句话，无不围绕着人和人类社会。其立论之精深，涉及学科之广，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人学的百科全书。

关于人性 善是人类理性追求、探索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。孟子提出了“人性善”的观点，指出人性是区别于动物之性的、人类独有的特殊本性，具有天生的善性。

关于人伦 孟子提出了“人伦”说，即“五伦”说。他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应当是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和自己的权利、地位、责任、义务等相适合。

关于人道 这里的人道即为人之道，包含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。在孟子看来，不论高高在上的君王，还是地位低下的士人，都必须遵守为人之道，否则便与禽兽无别。

关于人格 孟子对人格的论述是最精彩的。孟子提出了士人的理想人格，即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并把具有这种人格的士人称做“大丈夫”。

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孟子学说不可能是毫无缺陷的。其人性善的观点及建立在此观点基础上的许多立论，总的说来都是理想化的，有些在任何社会都难以实现。但是孟子毕竟是第一个高扬了人的特殊本质善性的人，所以他的人学主张具有永恒的价值，无论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将来，对人类继续探索人自身，都具有启发意义，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

孟子



田忌

梁惠王章句 上 ○〇六

梁惠王章句 下 ○二二

公孙丑章句 上 ○四二

公孙丑章句 下 ○五九

滕文公章句 上 ○七六

滕文公章句 下 ○九〇





离娄章句 上	一〇六
离娄章句 下	一二七
万章章句 上	一四八
万章章句 下	一六三

告子章句 上	一七八
告子章句 下	一九六
尽心章句 上	二一三
尽心章句 下	二一八

梁惠王章句 上

题解

“梁惠王上”原书共7章，主要论述了行仁政和“王天下”的关系，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也是整个《孟子》一书的总纲和核心。中心内容在于阐述和发挥仁政学说。孟子认为，王道和仁政是立国的根本。为政者应该施行王道，反对霸道；施行仁政，反对暴政。

【一】

原文

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译文

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“老先生不远千里赶来见我，定会有对我国有利的好办法吧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？只讲仁和义就够了嘛。大王口口声声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’，大夫口口声声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’，士人和百姓口口声声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’，这样，上上下下都这样相互追逐、争夺私利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犯上杀死国君的，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；

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犯上杀死国君的，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一万辆兵车中就占有一千辆，在一千辆兵车中就占有一百辆，这些大夫所获得不能说是不多的。可是如果他们都把个人私利放在首位，反

而把公义放在其次，那么这些人不把国君的所有全部夺走是不会满足的。从来就没有讲求仁爱而遗弃父母的人，也从来就没有讲求道义而怠慢自己国君的人。因此，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？”

【二】

原文

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麋鹿攸伏，麋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於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？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译文

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正站在池塘边，看着那些奔跑飞翔着的鸿雁麋鹿，问道：“有德行的人也爱享受这种乐趣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只有先成为品德高尚的人，然后才能够享受到这种乐趣；没有高尚品德的人，就是有这种景象，也是享受不到快乐的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里说：‘开始计划建灵台的时候，文王巧作安排，百姓齐心协力努力干，灵台很快落成。文王说不要心急，可老百姓却干得更卖力。文王游览到鹿苑中，见到母鹿安卧草丛中，油光肥美，白鸟的羽毛洁净秀丽。文王游览到灵沼，看到满池子的鱼儿欢蹦乱跳。’文王运用民力修建高台深池，而百姓却非常高兴，把

◎孟子像◎



高台称为‘灵台’，把深池称为‘灵沼’，还为那里有麋鹿鱼鳖而高兴。古代有德行的人与百姓同乐，所以能够获得真正快乐。《尚书·汤誓》中说：‘你这毒日头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灭亡？我们不能忍受了，情愿与你一起灭亡。’夏桀这样没有德行的一国之王，百姓痛恨他到与他同归于尽的程度，那他即使有了高台深池、奇禽异兽，又怎能独自享受呢？”



【三】

原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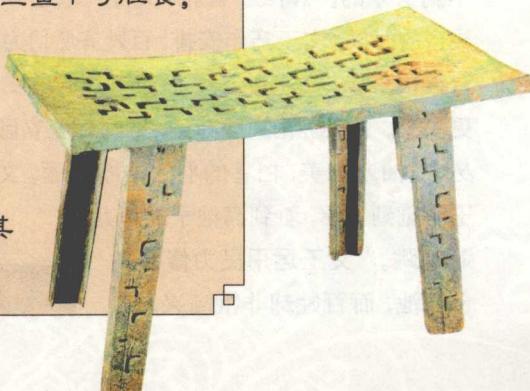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；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

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



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，人死，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译文



梁惠王对孟子说：“我治理国家，算是尽心了吧。河内地方发生饥荒，我就把那里的灾民迁移到没有发生饥荒的河东去，并把河东的粮食调拨一些到河内。如果河东地方发生饥荒，也如此办理。我仔细研究过邻国的政治，发现邻国君主没有像我这样为百姓费心尽力的，可是邻国的人口却没有减少，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多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您喜好打仗，就让我用打仗来打比方吧。战鼓已经咚咚地擂响，双方刀枪锋芒相撞，战败的士兵就丢下盔甲倒拖着兵器逃跑，有的向后跑了一百步才停下，有的只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。如果那些向后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，这事儿您怎么看呢？”惠王说：“不可以。他们只不过是没有跑一百步罢了，但这也是逃跑啊！”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那就不应该指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。如果不误农时，那么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；如果不用太细太密的网到池塘里捕鱼，那么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；如果砍伐树木也按照时节规律，那么木料就会用之不绝。粮食和鱼鳖类吃不完，木



料也用不完，那么老百姓对养家糊口、送葬等就没有什么不满。百姓对养家糊口、送终葬死没有不满，这就是王道的开始。在五亩大的宅院里种上桑树，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。鸡、狗、猪等家畜的饲养不错过繁殖的时机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。每户人家百余亩耕地，不耽误他们的农时，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。认真办好学校教育，反复用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等伦理教育他们，那么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至于用头顶或背负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老年人有丝绸衣穿有肉吃，一般百姓不挨饿

不受冻，做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使天下归服，那是从来不会有的事。可是现在呢，富人家的猪狗吃了人的粮食却不加以制止，路上躺着饿死的人，却没有开仓赈济灾民，老百姓饿死了，还推托说：‘这不是我治理的问题，是年成不好。’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将人杀死了，却说‘不是我杀的，是兵器杀的’有什么两样呢？大王您如果不去怪罪年成不好，而认真从自己的治理方面找原因，那么别国的百姓就会来归顺了。”

【四】

原文

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像人而用之也，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

译文



梁惠王说：“我很愿意接受您的教诲。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用棍棒杀人与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孟子说：“用刀子杀人和施行暴政而置百姓于死地，两者有区别吗？”惠王说：“这也没有什么区

别。”孟子于是指出：“现在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食，马圈里有膘肥体壮的马匹，可是百姓却面黄肌瘦，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暴尸野外，这实在是统治者让禽兽去吃人！让兽类自相残杀，人们尚且觉得可憎；可是现在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，主持政事时竟然不能避免禽兽

吃人的现象，又算什么百姓的父母官呢？孔子说：‘第一个制造陪葬用木偶土偶的人，大概要断子绝孙的吧！’他说这话就是因为‘俑’很像人形却用来陪葬。连这种行为孔子都感到愤慨，又怎么可以使百姓因受饥饿而死亡呢？”

【五】

原文

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乃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。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，壮者以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荆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

“波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波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译文



梁惠王对孟子说：“咱们魏国是天下无比的，这一点您是知道的。可是到了我执政时，在东方被齐国打败，我的大儿子战死了；在西方被秦国打败，丧失了七百里疆土；在南方又被楚国所辱。这使我感到羞耻，我发誓要为我国所有的阵亡将士报仇雪耻，您看怎么办才能成功呢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纵横百里，也可以使天下归服。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，减轻刑罚，少收赋税，让百姓有时间深耕细作，及时除草；使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，培养他们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待人





诚实、恪守信用等品德；在家里侍奉父母兄长，在外面则尊重上级，如果这样，即使让他们手持棍棒，也足以抗击身披坚固铠甲、手持锐利武器的秦、楚军队了。秦、楚那些国家征兵备战，耽误了农时，以致百姓无法耕种以养活父母。他们的父母饥寒交迫，兄弟、妻子、儿女离散到四方。秦、楚的君主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大王如去讨伐他们，还有谁能来抵抗呢？所以古语说：‘施行仁政的人天下无敌。’请大王对此不要再怀疑了！”

【六】

原文



孟子见梁襄王。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

“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

“‘孰能一之？’

“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

“‘孰能与之？’

“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淳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译文



孟子谒见梁襄王。出来后，孟子告诉别人说：“梁襄王这个人，远远打量，不像个国君的样子；走近看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气势。他突然问我：‘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天下统一就能安定。’‘那么谁能统一天下？’我又回答说：‘不随便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。’‘谁能跟随他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天下没有谁不跟随他。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吧？如

果七八月份久旱不雨，那么禾苗就会枯萎。如果天上乌云翻滚，并降下滂沱大雨，那么禾苗就会生机勃勃地生长。像这种情况，有谁能抵挡得了？现在天下的国君，没有不随便杀人的。如果有哪位不随便杀人的国君，那么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了。果真能这样，百姓归附他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湍急迅猛之势谁能抵挡得了呢？’”

【七】

原文

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！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龁曰：‘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

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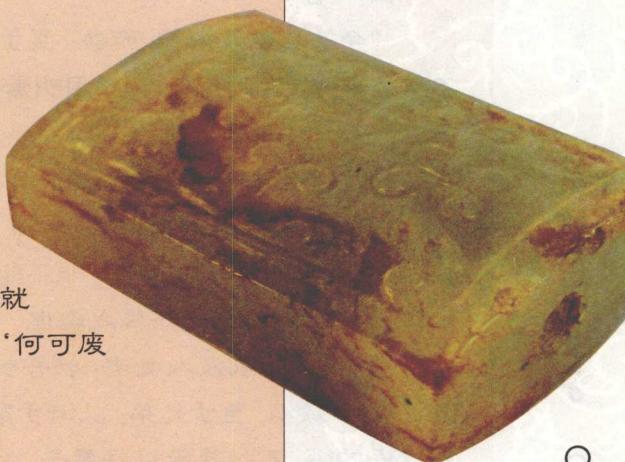
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

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

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！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



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。齐国晏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！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！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，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之乎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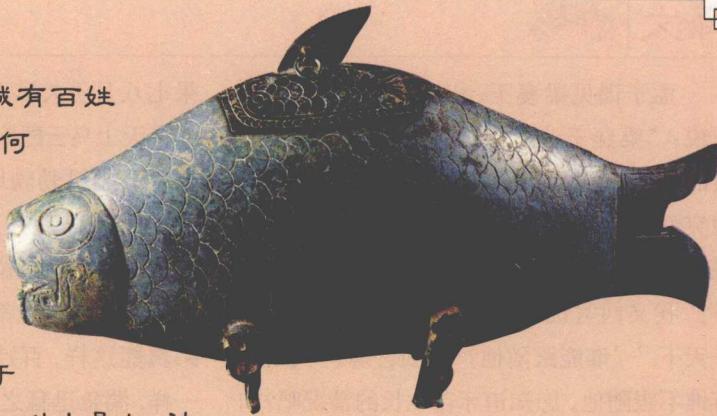
曰：“否！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，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泰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

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



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

“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”

“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于是！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。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：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，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遇鱼无后灾；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！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；若民，则



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！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；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译文

齐宣王问孟子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称霸的事迹，您能讲给我听听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迹，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，我也没有听说过。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，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‘王道’，行吧？”宣王又问道：“怎样的德才能够统一天下呢？”孟子说：“从爱护百姓的标准出发统一天下，就没有人抵挡得了。”宣王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能做到爱护百姓吗？”孟子说：“能。”宣王问道：“您凭什么知道我能做到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我曾听胡龁说过这样一件事：大王您坐在殿堂上，有人牵着牛从殿堂下走过，

您看见后就问：‘牛要牵到哪里去？’那人回答说：‘准备杀掉用它的血来涂钟。’您就说：‘放了它吧！我实在不忍心看它瑟瑟发抖的样子，这样毫无罪过却要被杀死。’那人回答说：‘那么要把祭钟的仪式也废除吗？’您回

